

岁月留痕

他有着麋鹿般温暖的眼神

□黄礼孩

“生死终有别,却不该是现在啊,远辉!”评论家谢有顺也发出哀叹,诗人卢卫平说:“我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慢慢适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的日子”,还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在沉痛中写下悼念的诗文。一个朋友的离去,就像伊姆莱说的,就在那一刻,他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向生活的方向。这个迈出去的人再也没回来,最后的幻灭之感还是让你感受到死亡是生命的事件,它不像秋日的黄昏逝去后还会再来。我曾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聊过死亡这个话题,他说不害怕死亡,但也不希望在不该离去的年岁里逝去。9月20日,死亡来得突然,才56岁的温远辉作为一个热情洋溢的生命,他的离去,让人难以扼腕地悲伤。

诗人、评论家温远辉走了,这是事实,此后,再也读不到他明润、干净、开阔、觉悟和深情的诗文,一些文学场所也不见到他敦厚的踪影,外地有诗人、作家朋友来广州,他也不再张罗大家欢聚一堂,畅谈人生,他也不去帮助一些朋友解决生活的难题,不再为他服务的机构尽心尽力。在他生病的一年前,这些可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性情的一部分,是他自由与欢乐的一部分。

1981年,温远辉作为海南保亭县唯一的大学生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大概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创作成绩斐然的温远辉被从华南师范大学调到广东作协,我们就常往广东作协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有他。那时,广东作协还在文德路,汇聚了不少作家、诗人、评论家,氛围十分融洽,对文学青年很有感召力。广东作协对年轻作者也甚为重视,江城、世宾、陈计会、吕约、浪子等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应邀参加了在鼎湖山、上川岛等笔会。自那时开始,我们与温远辉就建立起了友谊。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所知道的写作朋友陈小虎、世宾、温志峰、谢冠华、纪少飞、姚中才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他们经常跑到温远辉家,吃温老师夫人李丽嫂子的红烧肉,以至后来流行一句笑话:“没吃过温老师家的红烧肉,怎么在广东诗坛混呢。”

这个生于海南农场的潮汕人,有着麋鹿般温暖的眼神,一如他诗歌中写到的:

一束阳光打在麋鹿身上
它眼神单纯,抬起头看看天空
白云就在其中
孩面猴在树杈间跳跃,蜜蜂嗡嗡
蝴蝶翕动翅膀将绿色的气息扯动
花朵,一盏还是一簇
都在敲响秘密摆放的时钟

旧时光

乡村路带我回家

□刘士帅

那时候,我还小,小到自己对故乡的概念一无所知,懵懵懂懂的时光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因为,在那些最初的岁月里我就生长在故乡的怀抱里,围绕在母亲身边。

是秋天的黄昏,落叶四散飘飞,老式收音机里传出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这首歌叫《村路带我回家》,是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约翰·丹佛的代表作。我听了很喜欢,说不上来由的喜欢。从此,它便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一天天长大,大到可以外出求学,大到可以深夜一个人下了火车走在归乡的路上。

是初夏的微凉的夜,沟渠中蛙声一片,田野里麦浪翻滚,像多情的舞者。走近故乡,走近泥土的清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约翰·丹佛的歌,想起那首《村路带我回家》。我已远离故乡,我正在走进故乡,熟悉的乡村公路带我回家。我甚至想过,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经历了外面的漂泊闯荡后,渴望那份内心的宁静的快乐,那份投身母亲怀抱的温暖。

1997年10月12日晚,约翰·丹佛在加利福尼亚驾驶私人飞机起飞后不幸扎入太平洋海面,坠毁身亡。一时间,心里就被唏嘘感叹他的离去的情绪所占据,也正是在那时我才知道,他曾经唱过《乘喷气式飞机离去》,没成想,这早年的歌曲竟成了他命运终结时不详的呓语。蓦的,心底涌起一抹淡淡的然而又是沉沉的伤。那一年,我20岁。

再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再次回到故乡。

此时,母亲已经离我而去,故乡已经没有了亲人。走在路上,再也没有了急切切的心情,步履缓慢,原来归乡的路也会如此漫长。电视里的《外国文艺》却放起了《村路带我回家》,眼泪流下来,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懂得故乡的概念时,故乡已然成为我心中的痛。那里是母亲长眠的地方,是我心灵回望的家园。

这些年,或许是因为约翰·丹佛带给自己的那份感动,那份从年幼无知到读懂世事的领悟,我一直不曾买过他的专辑,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机缘里等待与他的重逢。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结识的朋友送我一枚约翰·丹佛在1983年出版的精选辑,我才欣然接受。

是黄昏,天将暮未暮时,在城内我独居的房间内调大音响,约翰·丹佛熟悉的声音洒满房间的每个角落。我沉浸在他的歌声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我接一首《村路带我回家》《高高的落基山》《乘喷气式飞机离去》《安妮之歌》……

从十八楼的窗前极目眺望,远处,炊烟袅袅,彩霞满天,那一刻久违了的感觉翻转重复,遥远的故乡也在约翰·丹佛的歌声中渐渐地真切起来。

浮生记

我好像,终于碰到了月亮

□阑珊



又一年秋至。
日子一天比一天薄,月亮一日比一日旧。

据说月亮已经45亿岁了,自遥远得失去时间概念的时代起,它就一直和漫天星辉一起度过夜晚,也紧紧地牵引着海潮的涨与落。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曾经抬眼看见过它,猛犸象群也曾经在它的光芒笼罩里栖息。它眼见着地球上板块挪移,山川隆起,许许多多的物种,生了灭,灭了生。也在亿万年里,替地球这颗行星,抵挡了无数彗星的来袭与撞击。

45亿年来,这块巨大的石头,一直在宇宙间漂浮。直到人类抬头,看见了它,从此月亮才成为月亮。

李白是它毫无疑问的头号粉丝,现存的千余首诗里咏月的诗就有三百余首,他还给女儿取名“明月奴”,把妹妹唤作“月圆”。

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到青年出川,“峨眉山月半轮秋”,明月伴随李白度过一生,“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万人里长相随”。人生最后的时刻,还是和月亮在一起。

他看着江中的月光,一如当年,又想和月亮对饮,来来来来,月亮,咱们干了这一杯。伸手捞月,却是一空。“呵呵,连你也不肯和我喝酒了”。他

自嘲地笑了,纵身入水,满江的月光,覆盖了他。

盛唐结束了,谪仙人,也要回家了。

后来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都知道它会圆,会缺,会变幻。但是没关系,正是因为人间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有那么多的寄望、想象与附会,我们才会在抬头看月亮的时候,被它抚慰。

因为知道人间的事也如月亮,此处的缺憾,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月亮那里圆满。

所以辛弃疾又说了,“花在杯中,月在杯中”。即使今年的中秋不如去年花开锦绣,月色皎洁,花与月映入杯中酒,但节日还是要过,无繁花伴身,红烛的光焰也是温暖明亮,还是可以“杯且从容,歌且从容”。

你看,人类把所有的爱、温柔、梦想,情意绵绵,深情款款都给了月亮。“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月亮只有一个,它是银河的,是嫦娥的,是古往今来的,但它也是我们大家的。它就像世间所有情意的容器,装着爱与思念,惆怅和自怜,就连孤独,都可以与之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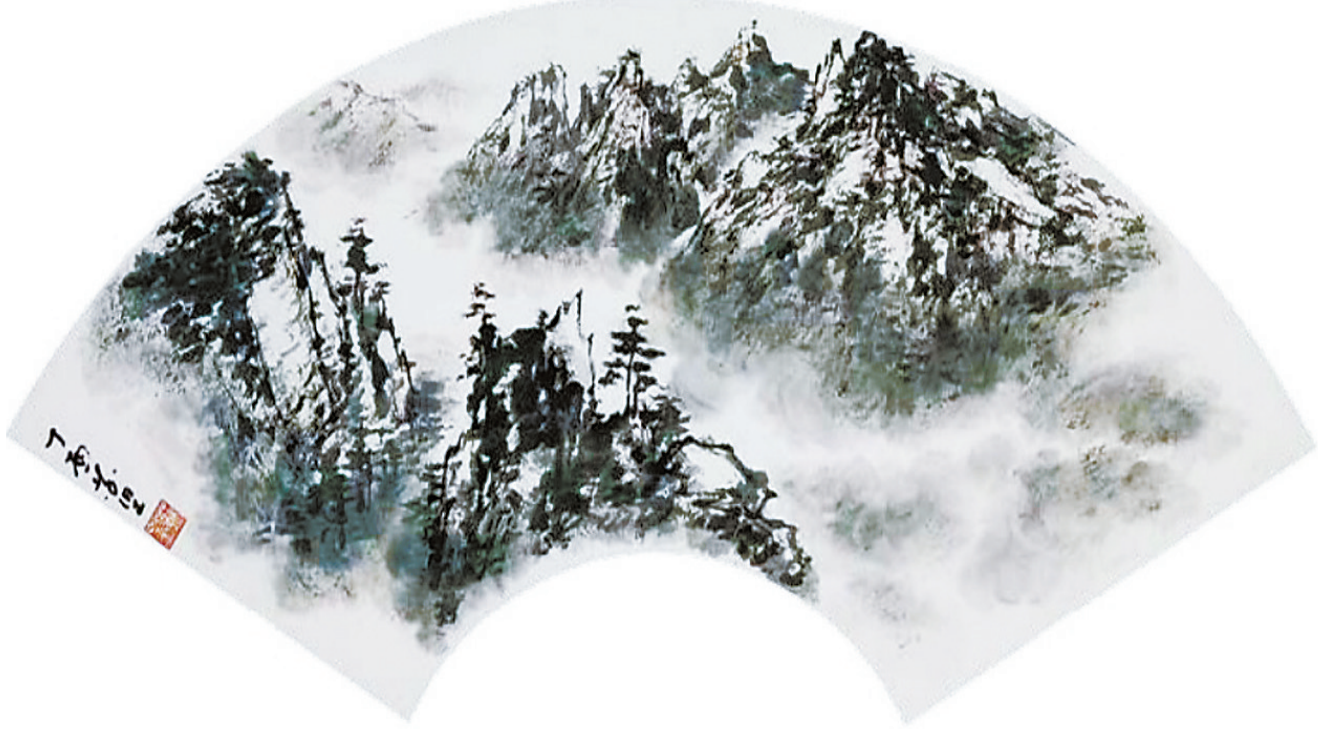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

那一次李白说欲上青天揽明月,于是后来人类就用了千年,费劲心力,登上月球。1972年,阿波罗16号执行登月任务期间,宇航员Charlie Duke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一张家人合影。“我爱你很多,从地球到月亮一来一回那么多。”

后来我们读雪莱、波德莱尔,知道了要含蓄地表达“我爱你”,只需要像夏日漱石那样说“今晚月色很美”,或者说,“我好像,终于碰到了月亮”。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是从窗外的月亮聊起的,《源氏物语》里光源氏,与六条妃子道别时,也只是说,“在我剩下的岁月里,我都会怀念今晚和你一起看过的月亮。”

人生里那些跌宕瞬间与温柔时刻,且发生,且粉碎。幸运的是,45亿年前的那轮月亮还在窗外,穿过亿万光年来,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团圆还是清冷,这一天还是可以柔软,可以思念,可以对饮,可以任绵绵情意如月光蔓延。

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里,是无涯的时间尽头处,最温柔的慰藉。你看,宇宙的真实连我们的一个眼睑都没有忽略。



扇面画《云涌青山》 苏荣坚 作

笔记

萌兔小白

□叶志勇

小白是一只宠物。

是在夏天的晚上,路过步行街时,遇到小白的。小白当时是在小铁笼子里,与其他兔子摆在一起。女儿就停在那里,不走了。之前,女儿就吵闹着买一只兔子,立场坚定,态度坚决。

妻子就点了点头,女儿立马就从一个溜排兔子中选出了小白。

小白浑身洁白,缩在那儿像一只玉球。女儿把一只纸箱子放在地板上,然后把小白从笼子里小心地捧出来,轻轻地放进去。刚才还小心翼翼的小白,四足在触到纸箱子的一瞬间,就闪电般躺倒,长吁一口气,像放下千斤重担似的,无比惬意。我们都吓了一跳,怔在那儿,然后是开心的大笑。女儿试着重复刚才的动作,想再现那捧腹大笑的情景,可小白睬都不睬,不是捧头大睡,就是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动不动。

第二天,女儿弄了鲜嫩的青草给小白,小白很享用。妻子在厨房里剥青豆,不想小白从客厅一下子就溜了

过去,用两只前脚搭在垃圾桶里,就在那儿吃起豆荚来。妻子吓了一跳,马上又高兴地把小白捧了起来。于是,小白的食谱里又增添了嫩嫩的青豆。

有一天,把小白放进纸箱里后,我就到书房去整理书籍。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看上去,许多书束之高阁,似乎无用,但是当我决定要丢弃它们的时候,却敞帚自珍起来,什么也不舍得丢弃。正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小东西,无声无息,却光洁如玉。一吓之余,发现是小白。那个纸箱子根本限制不了它,它跳了出来,悠闲自在地散步起来了。当然,它也发现了我,瞪着它圆溜溜的小眼睛,直视我一两秒之后,就果断地从我身边走开了。不过,它在书房里还是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巡视了几圈才离开。我很高兴它与我一直呆在书房里,我觉得它是有感觉的,认定我不会伤害它,因此它旁若无人地东嗅嗅,西瞅瞅,当我伸手去抚摸它的时候,它一跳,就跳出了书房。

读诗

那个晚上,谪仙人回到天庭 (外一首)

□王木林

豪饮美酒之后
李白来到采石江边
今夜,月明星稀
树叶掀动了微风
送来渔火的腥味

屈指一算
来到人间已是经年
日子过得还算逍遥
饮酒成为日常
最拿手的还是
为事物重新命名
“诗成注鬼神”

对权贵,“安能摧眉折腰”
对朋友,“吾爱孟夫子”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但是今夜必须离别
那水中的月亮摇晃着
似在向他招手
他纵身一跃
谪仙人回到天庭
邀明月对饮

医生

他们以药物,手术刀,棉签
还有温柔的眼神或话语
与病菌作战

无影灯下
患者进入弥留之际
阎王左手拿生死簿
右手握笔就要签字
医生立即展开营救
他们默默地跟阎王商量
请让他活着吧
日后他要多行善
照顾年迈的双亲
疼爱子女
阎王哈哈一笑
算是放行

冬青树 (外一首)

□张执浩

我在冬青树上睡了一宿
那年我五岁
被父亲赶上了冬青树
我抱着树干唱了一会儿歌
夜鸟在竹林里振翅
我安静的时候它们也安静了下来
我们都安静的时候
只有月亮在天上奔走
只有妈妈倚着门框在哭

与父亲同眠

夜晚如此漆黑。我们守守在这口铁锅中
像还没有来得及被母亲洗干净的两支筷子
再也夹不起任何食物
一个人走了,究竟能带走多少?
我细算着黏附在胃壁里的粉末
大的叫痛苦,小的依旧是

中午时分,我们埋葬了世上最大的那颗土豆
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唠叨了
她说过的话已变成了叶芽,她用过的锄头
已经生锈,还有她生过的火
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
已经从灶膛里转移到了香案上

再也不会有人挨着你这么近睡觉
在漆黑而广阔的乡村夜色中,再也不会
睡得那么沉。我们坚持到了凌晨
我说父亲,让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话音刚落,就倒在了母亲腾给我的
空白中

我小心地触摸着你瘦骨嶙峋的大脚
从你的脚趾上移,依次是你的脚踝和膝盖
最后又返回到自己的胸口
那里,一颗心蹦蹦跳跳,我听见
狗在窗外狂叫,接着好像认出了来人
悻悻地,哀鸣着,嗅着她

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
我又一次颤抖着将手伸向你,却发现
你已经披衣坐在床头。多少漆黑的斑块
从蒙着塑料薄膜的窗口一晃而过
再也没有你熟悉的,再也没有我陌生的
刮锅底的声音

我把小白埋在了院子里。我想起了小白萌萌的样子。
想起了小白白又白。我觉得愧疚了小白。